

馆藏近代西文福州方言词典叙录

郑 辉

(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 福建福州 350007)

摘 要: 本文通过对馆藏三种西文福州方言词典有关史料的考证和比较研究,介绍了其出版背景、出版概况、编者生平事迹、词典内容体系及学术意义和版本价值。

关键词: 馆藏; 福州方言词典; 英汉

建馆历史悠久的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素来以独具地方特色的古籍文献资源在东南沿海地区名闻遐迩。其中,一批17世纪以来出版的外国人记述中国的西文善本书也日益引起海内外有关专业学者的关注。近期,笔者在整理、增补《馆藏西文珍善本目录》过程中,发现三种近代出版的由来华传教士编撰的西文福州方言词典,并结合有关史料对这几种词典进行详细的比较研究。本文就其出版背景、出版概况、编撰人情况、词典内容体系及学术意义和版本价值作一概要介绍。

一、出版背景

1840年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扩张,英美各国基督教会纷纷成立各类基督教海外布道团,即基督教差会,向中国派遣传教士。根据当时西方各国与中国签下的不平等条约,允许基督教在五口通商口岸立足。福州作为通商口岸,首当其冲成为来华传教士传教的重要据点。

1847年1月,来自美国公理宗的美部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缩写 ABCFM)的杨顺(Stephen Johnson),第一个乘鸦片船抵达福州,从此揭开了基督教传教士在榕传教史的第一页。紧接着1847年9月,属北美卫斯理宗的美以美会(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缩写 MEM)也派出第一批传教士怀德夫妇(Mr. And Mrs. Moses C. White)和柯林(Judson Dwight Collins)奔赴福州。1850年,入榕的第三大基督教差会是来自英国安立甘宗的安立甘会(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缩写 CMS,亦称圣公会、英布道会)。而在这三大差会中,以美以美会在福州的影响最大。后来,福州成为美以美会在华和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传教基地。

同许多近代来华传教士一样，身负传播天国教义和福音的使命，入榕传教士遇到的首要难题是如何尽快学会当地方言，与当地民众建立有效的语言交流渠道，并将《圣经》等宗教典籍翻译成易读易懂的方言读物，实现布道本土化，以适应传教工作的需要。因此，他们早期的教务活动主要将精力投入到方言学习上，通过向当地人学习口语的方法，调查收集福州方言资料，不断积累总结福州方言和汉语知识。进而编撰方言词典，译著宗教著作和布道宣传品，成立印书局出版机构，使之得以出版传播。在致力于编撰福州方言词典工作、功不可没的首推两位传教士：麦利和（Robert S. Maclay）和摩怜（Caleb C. Baldwin）。

麦利和（又译马克来、麦克莱），（1824—1907），美以美会教士。1848年4月来华，在榕传教二十余年，曾任福州美以美会会督、福建地区美以美年议会主席、福建地区教士长，兼真神堂教区长老，负责过福州地区教会学校和美华印书局工作，是美以美会在福建早期传教工作的主要奠基者。1872年调往日本，设立美以美会。1880年在其休假期间返榕，创办鹤龄英华书院。1883年在东京设立英日书院，自任教务长。1887年返美，1907年病逝。主要著述：《生活在中国人中间》（Life among the Chinese）（1861），合编《福州方言注音词典》及合译福州方言本《新约全书》（1869）等宗教书籍。

摩怜（又译鲍德温、摩嘉立），（1820—1911），美部会教士。1848年5月来华，在榕传教近半个世纪，1895年返美，1911年在纽约去世。主要著述：合编《福州方言注音词典》和《榕腔初学撮要》以及翻译圣经和教理问答等书籍。

此外，对福州方言词典的编撰作出一定贡献的还有史萃伯（R. W Stewart），安立甘会教士。1876年来华，在福州传教，创办三一学院，后往古田传教，在古田教案中丧身。力为廉（W. H, Lacy）（1858—1925），美以美会教士。1887年来华，在福州传教。曾任福州英华书院教习、福州美华书局经理、上海美华书局经理。1925年在上海去世。

另一方面，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刊行这些方言词典的出版者——美华书局（Foochow 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 press），它是福建近代史上第一家也是最大的活版印刷机构，虽是应教会刊印出版传教宣传书籍之需而立，但它对近代福建印刷出版业的产生以及促进福建中西文化交流具有重大的影响。早在1835年，美以美会总部就曾决定在中国各大商埠设立印书局，因经费所限未果。1861年，在美国圣经公会的支助下，福州美以美会开始筹建印书局，分别从英国和美国购置一台印刷机和中文活字模，及英文字模和字盘，并在福州仓山天安堂建起一座四层楼房作为书局印刷场所。1862年1月，美华书局正式成立。从1862—1866年，由麦利和主持书局工作，1866—1891年，先后由裴莱尔、保灵（S. L. Baldwin）、李承恩（N. J. Plumb）、力为廉主持。1903年6月，福州美华书局并入上海美华书局，作为上海美华书局的下属机构继续存在。书局成立之始就发展迅速，除了印制大量圣经和宗教类书籍，还排印《福建方言注音词典》《教务杂志》等重要书刊和学术、科学方面专著，以及承担福建早期报纸《邠山使者》《闽省会报》的印刷发行。至1911年，美华书局已成为福建省内外著名的出版印刷机构。

二、馆藏福州方言词典叙录

（1）《福州方言注音词典》（An Alphabet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Foo-

chow Dialect)

这是有史以来第一部供西方人学习福州方言的词典，其影响也最大。此书前后共出过三版。第一版于1870年由福州美华书局出版，1897年和1929年两次修订再版。我馆收藏的版本分别是第二版和第三版。

从麦利和撰写的第一版序言中得知：第一版是由麦利和与摩怜两人合编。全书共分序言、导论、正文、附录四个部分。麦利和负责序言、正文1—631页的撰写以及全书总纂，摩怜负责完成导论及632—1014页部分内容。美以美会的保灵(S. L. Baldwin)和韦列士(L. N. Wheeler)也为词典的编写给予有价值的帮助。词典的官话注音部分由任职于闽海关的李华达(Walter T. Lay)提供。另外，在词典的编写过程中，麦利和与摩怜参考了福州方言韵书《戚林八音》和马礼逊(Morrison)、麦都思(Medhurst)等人编纂的汉英词典，创制出福州音罗马字，即利用拉丁字母书写的福州方言话音字，然后按照这种话音字的字母顺序排列，再加以英文释义，并罗列常用词汇。

1897年，福州基督教会联合组织一个由摩怜、史萃伯和力为廉参加的专门委员会，对《福州方言注音词典》第一版进行修订再版。第二版序言由美部会夏查理(C. Hartwell)撰写，导论由安立甘会罗为霖(L. Lloyd)修订完成，索引部分由美部会许高志(G. H. Hubbard)负责。参加校对的有罗为霖、美以美会施美志太太(Mrs. G. B. Smyth)以及安立甘会班为兰太太(Mrs. W. Banister)、力为廉太太。该书一年后由美华书局李承恩(N. J. Plumb)负责出版。

第二版16开，计754页。与第一版有所不同的是，它采用史萃伯发明的新罗马字注音体系，罗为霖在导论中详细地介绍了新罗马字注音的方法。还列出三个附表来说明，包括由15个字头和33个字母组成的字头和字母表，每个字头和每个字母——对应的主要音节和词语表，用上平、上上、上去、上入、下平、下上、下去、下入八种声调修饰的字母表。据统计，该书共罗列了928个福州方言的基本音节，在正文中以汉字或拼音冠于首字的字目达9553个，其中有字的字目8311个，无相应汉字、只有注音的字目有1242个。全书收词语(含口语)三万多条，正文编排体例按音序字母顺序，每个字目以汉字作为字头，下列英文释义，然后列出有关该字的常用词语、俚语(只以音标注出)和英文词义，有汉字的词语再在叶末以尾注方式标注。下面举例说明：P11

bà 爬 To scratch; to crawl, to creep; to rake up, to claw; to climb; to clamber; a scratcher; ...¹⁶ bà—chiòng, to climb a wall; met., to cut out a go—between, get his place and fees surreptitiously; ...²² bà tau wák ngê, to scratch the need and ears, as in thinking.

.....¹⁶爬墙... ²²爬头挖耳 ...

在正文之后，该字典还附录有214个字部的目录和汉字拼音索引。

时隔30年，由于时代变化福州方言出现许多新的俗语和词汇，为了适应越来越多西方人学习交流的需要，教会再次组织将近一半在榕传教士投入到第三版的修订和增补工作，主

要由公理会黎天锡 (Samuel H. Leger) 主持并负责撰写序言。在修订过程中, 上海的季理斐 (D. MacGillivray) 允许以他的官话词典作为参考, 福州的杨文基 (音译) 先生、安立甘会的高凌霄 (E. M. Norton) 以及董元俊 (音译) 先生也积极参与其中部分内容编写。第三版英文名为: Dictionary of the Foochow Dialect, 1929 年由上海长老会正式出版, 共计 1874 页, 大 32 开本。

第三版词典的结构基本沿用了第二版的框架, 但每一字目下的内容编排方式与之不同, 字头的汉字加注所属字部, 下列常用词汇和俗语的读音、写法及英文释义。词汇量明显增加, 增补不少俗语部分, 编排形式较第三版更为科学合理, 看起来一目了然。我们仍以“爬”字为例:

bà 爪爬 to scratch to crawl

bà—chéa 爬木臭 俗 to climb a tree

bà—chiòng 爬墙 to climb a wall

bà—chiu 爬手 to scratch the hand

bà—sāng—uák—liang 爬山挖岭俗 to clamber over mountains

bà—tàu—uák—ngê 爬头挖耳 to scratch the head and ears, as in thinking.

另外, 三版的附录 (一) 214 个字部目录与二版的标示方法略有不同。二版中凡不是独立成字的部首用符号标记出来。三版增加了某些字在福州方言中的特殊读音, 用圆括号来表示。

总之, 《福州方言注音词典》不仅系统地总结了福州方言的发音规律, 同时它还保留大量福州方言的书面文字和词汇。从它历时五十多年出版的三种版本, 我们可以从中考察一个多世纪以来福州方言语音和词汇的发展演变过程, 所以至今它仍是研究福州方言最为权威的参考工具书。

(2) 《榕腔初学撮要》(Manual of the Foochow dialect)

这部词典系摩怜编撰, 但中文扉页上落款为摩嘉立 (即麦利和) 编译。1871 年由福州美华书局出版, 大 32 开本, 共 256 页。从摩怜撰写的序言中, 我们了解到其主要编撰工作由摩怜承担, 麦利和的贡献在于提供了第三部分的商业词汇, 对全书多处提出有价值的建议, 并参与校对工作。

全书共分七个部分: (1) 语音和语法。语音方面的内容基本类似与作者合编的《福州方言注词典》中的导论部分; 语法分别介绍了冠、名、代、形、动、助、介、连、感叹词等九类词类。(2) 二十六类生活会话短语和习惯用句。如: 形容“好”、动作“去”、“做”、“行、过”、“开、关”以及在读写、交谈、时间、季节、天气等等方面日常生活对话。(3) 商业上专有词汇。(4) 宗教、文学、政府之类词语。(5) 杂类。包括数、序词和度量衡单位; 国内外地名、全国著名省府名、福建省内的府县名等; 天干地支及中国朝代; 亲属称谓、日常社会称谓; 以及结婚喜帖、讣告, 词组组合表等等。(6) 第 (2) 部分生活会话短语所含的汉英词语总汇。(7) 英汉词汇。该字典总共收录 8600 条词语和释义, 其中第 (2) (5) (6) 各达 1000 多条, 第 (7) 部分词汇量多达 2850 条。

《榕腔初学撮要》的主要特色在于将福州方言词汇按用途分类集中编排，并尽量将原来有音无字的词语配上汉字，在话音上用特殊符号标注声调的高低，如：第(2)部分 P72

Where are you going today? 今且去冬那? ɿKing tang 'kō,tēng 'nē? 使学习者在日常生活话语境中便于熟记和运用。同时它还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和福州当地风俗民情内容，可作为西方人从方言学侧面了解中国、了解福州的小册子。

这部词典与《福州方言注音词典》出自同一编者之手，出版时间仅相差一年，两者在内容和编排形式上相得益彰，可配套使用。

(3)《英汉福州方言字典》(An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of the Foochow dialect)

该字典由亚当(T. D. Adam)编撰，作者曾在福州传教，具体生平不详。1891年第一版在福州美华书局出版，1905、1923年两次再版。本馆收藏的是1923年由上海美华书局再版的第三版，32开本，565页。

亚当在第一版序言中指出：此字典是摩怜所著《闽腔初学撮要》第七部分词汇的扩充版，除两处标注符号修改之处，基本照搬该书的注音体系。罗为霖和罗为霖太太给正文的修订提供很大的帮助。第二版由出版者应广大传教士和学习福州方言公众之急需，征得第一版作者亚当的同意，改用《福州方言注音词典》史萃伯的新罗马注音体系后，再度印行。中断多年后第三版再次面世，由弼来满(L. P. Peet)写序，对第一版进行修订和扩充，且继续使用史萃伯的新罗马注音体系，以适用于所有在福州及使用福州方言的地区内居住的各阶层外国人。本书还得益于弼来满太太的帮助及一位在福州当地人中生活了四十年之久的名叫哈伯德(音译，G. H. Hubbard)的人，他负责本书的审查，并列出发误表。

《英汉福州方言字典》共收9000多条英文词汇，每一英文词条只列出相应的一组同义的福州方言话音词，无一对应的汉字。如：

A, An siöh; ék
Quickly Ká; Ká—Ká; Ká siöh buō

这种集中福州方言同义话音词的编排方式，显然为西方人按图索骥学习福州方言提供了很大便利，然而缺少福州方言的书面文字也是本书的一大缺憾。

三、学术意义和版本价值

以上介绍的这几部西文福州方言词典无论在方言学还是在版本学上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首先，促进了近代福建地区中西文化交流。对来榕传教士方面而言，他们编撰这些方言词典的初衷是想通过亲手收集整理福州方言词语资料，用词典这一形式反映福州独特的俗语、习语、成语等方言的发展概貌，并将之长久地流传下去，以便对学习中国语言的人们提供帮助，满足居住在福州地区外国人学习交流的需要。同时，也希望这些词典能有助于西方国家与中国的友好交流，推动在华基督教传教事业的发展。因此，在他们的倡导和带动下，收集调查当地方言资料，学习编撰方言词典和教科书，将圣经等宗教典籍译成浅显易懂的本土方言，一时蔚然成风。这在客观上促成近现代中国语言文字的改革和福建印刷出版业的兴旺发展，以及奠定教会教育走向平民化的基础，从而使福建成为中国东西方文化交流的

前沿地带。

其二，在方言学方面，这几部词典是来华传教士运用世界先进的语言科学知识向当地人学习研究汉语方言口语的杰作，为我们完整、准确地保留了一个多世纪前福州方言口语和书面文字的自然记录，至今还是研究福州方言最有价值的学术资料。在这些不同时期不同版次、词典内容体例不断改进的珍贵资料里，我们可以纵观考察百年来福州方言语音规律和词汇变化的流变过程。从这一意义上，它们无疑对研究福州方言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此外，它们还具有较高的版本价值。一是它们都出版于近代，属我国现存珍稀的西文原版善本书。二是我馆馆藏西文善本大部分来源于我校的前身校——华南文理学院和福建协和大学这两所教会学校，1951年合并后归入我馆收藏。在这些版本上，盖有华南学院或福建协和大学的藏书印章，及当时捐赠人的签名手迹和眉批。例如，《福州方言注音词典》1898年第二版，其中一本附有由 Lonen F. Humphrey 先生和太太赠送给华南学院图书馆的印章，另一本则盖有私立福建协和大学的藏书印，1929年的第三版扉页题有施曼姿 (E. M. Lauage) 签名，并盖有福建师范学院图书馆藏书印。1871年出版的《榕腔初学撮要》封页题有1936年6月由 G. R. Turner 博士赠给福建协和大学的印签。1923年《英汉福州方言字典》有三本复本，其中一本也盖有华南学院图书馆印记，由 Florence J. Phumb 签名赠送。这些印记不仅能作为我们考证版本来源和版本流传过程的重要证据，而且为这些珍贵的西文善本书添加了因岁月痕迹而留下的永久人文魅力。

注：本文外国人译名参考《福建对外文化交流史》中《1847—1880年福州传教士名单》一表，及《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一书。

参考文献

- [1] R. S. Maclacy, C. C. Baldwin. An Alphabet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Foochow Dialect. Foochow: 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 Press, 1898
- [2] R. S. Maclacy, C. C. Baldwin. Dictionary Of the Foochow Dialect. Shanghai: The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929
- [3] C. C. Baldwin, Manual of the Foochow Dialect. Foochow: 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 Press, 1871
- [4] T. B. Adam. An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Of the Foochow Dialect. Shanghai: The Methodist Publishing House, 1923
- [5] 林金水主编. 福建对外文化交流史.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7, 12: 390—402, 404—406
- [6]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 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12
- [7] 陈泽平. 19世纪传教士研究福州方言的几种资料.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3(3): 34—38
- [8] 朱峰. 传教士麦利和与清季福建社会. 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1998, 7: 20—22
- [9] 朱峰. 清季福建美以美会新闻出版业. 福建宗教, 1997(3): 21—23